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録

卷十三

主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三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論湖陽公主請禁制貴戚　蔡茂

漢光武時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司徒蔡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埶干

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勑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　光武納之

論安樂公主濫封營建疏　辛替否

唐中宗景龍元年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崇訓死主棄故宅別築第後費過度又盛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

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衆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克於錫何所媿於無用之臣無力之士哉古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須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至重至憐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

之家怨也夫一女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
朝廷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使
魯王賞同諸壻則有今日之福無曩日之禍人徒見
其禍不知禍所來所以禍者寵過也今棄一宅造一
宅忘前悔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之非愛之也臣
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
長相保也願外謀宰臣爲久安計不使姦臣賊子有
以伺之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卒輸不充士賞不及
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
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

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為減彫琢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囘不急之祿以贍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

眞實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爲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塡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供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擐

甲胄寺塔不足穰饑饉矣

論太平安樂公主立黨書　武平一

中宗景龍中武平一遷考功員外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詆毀親貴離閒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因上書

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遂居心腹者候遽而難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親權猜閒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爲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款膏脣之伍苟輸讒計脅肩邸第之中嘌順媼宦之側

故過從絕猜嫌構親愛弭黨與生積霜成氷禍不可
旣顧惡召近親貴人會宴内殿告以輯睦申以恳勤
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
陛下之命 帝美其忠切

論金城公主請文籍　于休烈

唐玄宗時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西種帝詔秘書寫賜正字于休烈上疏

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
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
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
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慓悍果決

善學不固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許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衆秉周禮務不加兵其獲乘車楚屢奔命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不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彊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覇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

無足所求以資其智

蹴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稽顙許其降附潛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于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李德裕

唐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上

右伏以元和中回鶻累請和親憲宗不許至長慶初穆宗以北虜代結姻好中國無虞邊境晏然生人受福所以割慈下嫁用示懷柔今回鶻國已破亡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慰其艱危戎狄必謂國家公主下嫁虜庭本非愛惜便懷輕易之意亦無敬重

之心非止甚傷虜情實亦負於公主臣等商量望令苗積將一二十騎輕齎詔書先至嗢沒斯處令其轉差人送入至公主所在若嗢沒斯便受朝旨固表恭順之心若辭拒此行足彰背叛之跡因此偵察無所隱情伏希聖旨特賜省察

論草福康公主特進兗國公主制　胡　宿

宋仁宗皇祐六年翰林學士胡宿上

臣今月二十一日草福康公主特進兗國公主制竊聞議行冊禮然於事體頗有未便祖宗以來公主長主未有行此禮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

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貞觀中太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於永樂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漢明帝之言爲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曾進封楚國魏國二大長公主亦不曾行冊禮今施于兖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兼以貴主之故賢妃亦蒙殊典有旨令進綸告不行冊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于史冊後世將有譏議

必謂陛下偏於近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開文皇之聽尊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曾行此禮行之粗且無嫌如其不曾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

乞檢制兗國公主宅內臣等　司馬光

宋仁宗嘉祐六年知諫院司馬光上

右臣近聞有聖旨令口前管勾兗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為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穉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

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慎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嚮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悒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爲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

論召還兖國公主宅内臣等　司馬光

臣光曾上言為前管幹兗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幹當外議喧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為兗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由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為王僚屬固欲導王為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

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德者以獻穆公主爲首獻穆公主豈不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爲法公主事夫

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爲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
於後世今陛下曲狥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
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
不執婦道將何以刑四方之風垂後世之則易曰家
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
專以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
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
者皆教導公主爲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
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
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

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

論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狀　司馬光

仁宗嘉祐七年上

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兗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璋之宅其公主宅祗應人等悉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惟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選瑋使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驚嗟殆不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

后忌日陛下閱奩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臣愚以為陛下宜且留李瑋在京師其公主宅祗應人等除作過者遠加竄逐出外其餘並令如舊儲偫什物皆按堵不移以俟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回意易慮率德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紜煩瀆聖聽皆由公主縱恣胸臆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豈可使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爵邑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

論駙馬都尉韓嘉彥之廢

哲宗紹聖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礪上

彭汝礪

臣聞治國者自家始治家者自夫婦始夫夫婦婦天地之道也陰陽之義也夫婦之分不正欲其家治家之政不行欲其國治未之有也周之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係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詩人美之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王姬車服之盛宜以貴驕人而猶執婦道乃所以爲美也其事在下然本乃在乎上故其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惟有平德故其人化之而有所不能踰惟有齊德故其人畏之而

有所不敢違戾之處蓋始乎此夫夫婦婦父子君臣其義一也今嘉彥以不能下長公主而廢是婦得以勝夫矣婦得以勝夫是子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其源一開其流有至於不可塞此不可不愼比聞朝廷無故而除三團練今又以私事而竄一都尉人皆以爲政在房闥矣賞罰天之命也故雖朝廷之大人君之尊有不得而專之者天命何在至公而已詩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事至微者天猶監之况其大者乎此不可不畏或曰皇帝陛下仁孝深至出於天性内思所以致皇太妃之敬外思所以致

長公主之愛故有此行臣聞以其道事其親之謂孝以其義而愛其骨肉之謂仁今使婦得以蒙其夫則人倫悖於上風俗壞于下必非皇太后所欲爲者也今雖能逐一嘉彥然使謗議歸于朝廷譏誚行于後世所謂愛之適所以傷之也夫婦之情貴賤一也故雖有朝夕之小隙實未傷終身之大愛此惟陛下有以擇而察之而已夫天下至大一安一危指顧之間而已今陛下欲拂于親而安行之大臣不敢拂陛下而順承之如此而欲安天下國家未之有也惟陛下慎之毋忽

荊川先生右編目録

卷十四

戚

疏讓中書監 上晉明帝 補 庾亮

請罷武氏諸王疏 上唐中宗 敬暉

論贈韋后父爲王 上中宗 補 賈虗己

論外戚向氏恩命 上宋神宗 補 楊繪

論向族子弟乞寮加訓敕 上徽宗 鄒浩

論除邢煥孟忠厚官秩 補 汪藻

請官后族 上高宗 曹勛

進故事論藩侯外戚 上理宗 劉克莊

諸姻

論張堯佐優異之恩 上仁宗 補 王舉正

論連姻臣僚不得除授要任

上仁宗　何郯

論韓忠彥爲尚書左丞其弟尚主未當

上哲宗　郭[illegible]俞

荊川先生右編卷之十四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論霍氏封事　張敞

漢宣帝即位大將軍霍光薨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頗出補吏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簒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

卿最甚遯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知大體之議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

且世世無所患若令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漢成帝時王氏專政災異寖甚劉向以宗室遺忠上封事諫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

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衎苦旦反剽匹妙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録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時

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illegible]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
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
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
由書王氏所以篡漢之故
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
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
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
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歷
上古至於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
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
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

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忠憤之論憤之切可爲流涕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不特爲劉忠謀誠爲王氏忠謀者亦無以踰於向矣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

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保睦外内之姓子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論王氏書　　梅福

漢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寖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大意謂主不專論閥閱有奇士取而少貯權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尹之佐也循高

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
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
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
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
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
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
此又知野戰之兵
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
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
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
淺
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

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忘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

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

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旣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

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

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反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

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毋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燄燄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論封拜丁傅書　師丹

漢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及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

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于上上書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

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棄天下陛
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
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
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
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
不量臣愚以爲大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
備胃足大封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
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
敢言乞骸骨歸于海濱恐嫌于僞誠慙負重責義不
得不盡死

日食對論丁傅

杜鄴

漢哀帝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安陽侯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除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簒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

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晝昏
冬雷 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
儉非禮 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
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
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
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
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
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
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
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

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堪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輙聽所欲輙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

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内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佑世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論丁傅董賢書　　鮑宣

漢哀帝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等始執正議失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進董賢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于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

並起吏爲殘賊歲增于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吏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刼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

祿豈有肯加惻隱于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
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
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宂誠
與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
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鳲鳩之詩今貧
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
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
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
倉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
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
宜陵侯息夫躬辨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
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
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
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
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
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
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
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

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刚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賢良方正策論馮衛二外家　申屠剛

漢平帝時剛仕郡功曹千時王莽專政剛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

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

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

論竇氏賓客疏　第五倫

漢章帝時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

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

戚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論竇憲封事　何敞

漢和帝永元二年以竇憲為車騎將軍侍御史何敞已上疏諫後再數尚書復上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

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于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于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

樸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敝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王父下存王母猶不免于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閒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諫用外戚疏　　翟酺

漢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尚書翟酺上疏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繆荷殊絕之恩蒙値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値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

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同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權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戚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歛天下之財積無

功之家帑藏殫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斂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數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拆天崩高岸爲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

鑒觀其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不省

而外戚寵臣咸畏懼之

論許鄧騭以母憂乞身　班昭

漢安帝永初中鄧太后兄大將軍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班昭昭因上疏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

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內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螘之赤心

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焉

上書訟鄧隲　　朱寵

漢安帝時大司農朱寵上書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横爲宮人單

辭所陷私曰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鞫遂令膺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返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奏誅外戚梁氏　張綱

漢順帝漢安元年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

誣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註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上書論梁冀　　袁著

漢桓帝元嘉中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梁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

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奏讓專任門下事　裴頠

晉武帝太康中遷裴頠爲尚書左僕射侍中詔頠使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頠上言

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嘗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

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傳説祖巳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

讓辭中書監　　　庾　亮

晉明帝即位以明穆皇后兄庾亮爲中書監亮上表

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徽時之

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中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禍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

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
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婿族危向使西京七族
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
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
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
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
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
國爲之斃其故何耶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
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
於重闈之内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

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觀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若臣雖不違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彝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

請罷武氏諸王疏　　敬暉

唐中宗神龍元年帝復位太后徙居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中臺右丞敬暉上奏

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

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在昔失御海內崩離天厯之運歸于唐室萬方樂業三聖重光仁弘道洽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睿德構害宗枝誅戮殆盡炎藩賢戚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寃酷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寔亦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

歡欣舞抃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
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又聞
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
格言先哲之明誡自皇明反正天命維新武家諸王
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
鄉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寔無
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曆數乎
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爲武氏諸王
身計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
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

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替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崇外戚曲流恩貸柰宗廟社稷之計何柰卿士黎庶之議何伏願陛下爲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内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既爲唐臣寔爲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

論贈韋后父爲王　賈虛己

唐中宗神龍元年立韋氏為后贈后父玄貞
上洛王左拾遺賈虛己上疏

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

論外戚向氏恩命　楊繪

宋神宗時知諫院楊繪奏

臣竊以人主之於恩命不可不謹其源其源一開攀援其例者數十年猶汎濫而不可止矣向氏之宗於陛下為后族也高氏之宗於陛下為母族也曹氏之宗於陛下為祖母族也伏[illegible]差防禦使向傳範知澶

州未行開外皆傳向傳範營康東之命于東平之守
臣竊不信之未幾果有改差雖不轉觀察使果知鄆
州兼一路安撫使之任臣誠不諳國朝典故然耳目
所接近制未省有防禦使知鄆州者亦罕記有防禦
使兼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之則是爲不次之恩矣
陛下始即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爲雄職者若
更五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
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從乎或
不從之是厚于后族而不厚于母族矣曹氏之宗有
至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則陛下又不可以

不從也如此則天下如鄆州者凡幾郡兼安撫使凡幾州而不可以爲外戚之地乎外戚之任皆據要藩於理得爲便乎若曰傳範之用自以才者則他人何肯自以爲不才乎臣忝諫職其敢畏避而不言也伏乞陛下謹其源塞其例勿徇一時之易而難於五七載之後幸甚

論向族子弟乞密加訓敕　　鄒浩

宋徽宗即位初右正言鄒浩上奏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皇太后權同聽政所以協濟艱難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本朝故事惟慈聖光獻

皇后垂簾之日與章獻明肅皇后宣仁聖烈皇后事體稍異然猶久之方始復辟今皇太后乃深自退託不敢引三后爲比初降手書期以祔廟禮畢不復與政既又不俟祔廟亟踐初言自古以來方册所載母后之美未有如皇太后功德如此之盛者也易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皇太后可謂不失其正矣普天之下雖三尺童子尚知歌舞稱頌況忠義有識之士哉陛下天性仁孝思所以報功德者甚切是以向宗回等以次超擢莫不曲盡其厚雖非陛下以此爲私而宮禁之間所以奉皇太后之歡心者無所

不至蓋可推此而知也今士大夫或不深惟陛下厚待母族之意往往奔走其門務相交結甚者陰使腹心密致誠欵似欲因緣勢力以爲進身固位之地一時公議頗亦疑之然臣聞舊來向族子弟所爲稍有不善皇太后必遣使切責以此人人畏懼惟務寡過而向宗回等又素以修飾見稱于時縱使士大夫切于自謀決不爲之改操但恐向族子弟至多其間豈無思慮不審之人萬一爲士大夫所誤不能遠嫌以動公議臣僚有以聞者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不行則無以正祖宗之法度若行之則無以慰慈闈之至

念不唯陛下難處在皇太后處之亦甚難也且陛下
之立也大臣固有異議者賴皇太后以宗廟社稷爲
心斷然不搖大計以定而陛下既立之後天地協應
人心自歸六合之間盡爲和氣故雖蠻夷戎狄遠在
聲教之外亦莫不稽首而向內華不世出之遭遇是
則皇太后之功德又孰得而形容之耶功德如此皇
太后乃委而弗居深自退託雖帝堯之克遜大禹之
不伐何以復加方且含飴弄孫尊享太平之福與陛
下同之如天長地久安可使難處之事輒有聞于天
下乎臣愚伏願陛下于從容省侍之際密以此事稟

皇太后乞自皇太后密加覺察若外議無實則已果有其實乞自皇太后密加訓敕以杜其漸庶幾外則不廢祖宗之法度內則不動慈闈之至念使天下咸仰陛下奉親之聖孝咸仰皇太后立子之功德永永萬年無有窮已而向族子弟保其令名亦有無窮之顯豈不美歟

論除邢煥孟忠厚官秩　汪藻

宋高宗時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侍讀衛膚敏言非祖宗法煥換武職忠厚自若翰林學士汪藻上奏

臣近准中書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聖旨邢煥

係朕之后父即令換武職忠厚係隆祐大后之親兼
前朝非后父亦有任文臣者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
書讀行下者右臣聞人主之政公與私不並行恩與
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
撓法者亂茲古今不易之道也陛下以邢煥爲中宮
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爲當而稱贊不
已者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爲係隆祐太后
之親命依舊文資中外之人閧然不息致臣僚交章
論奏雖煩聖訓諄諄誨諭終莫能彌者以其出于私
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爲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

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內侯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惓惓如此豈不以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宗族太寵非己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者無他在於能遠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于茲矣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非特得以議陛下而於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嫌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

係非輕臣不敢緘默伏乞睿慈撿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邢煥孟忠厚書讀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謹錄奏聞

請宮后族　　曹勛

宋高宗時武義大夫曹勛上

臣竊以聖王御極總攬人群股肱之政固賴英賢其左右任使必援姻戚以居肺腑使之親踈相錯杜塞姦邪周漢之法雖不可全用而加恩戚屬俾典宿衛似猶勝四海之人且子母之性天道至親母以子貴自古皆爾陛下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使恩

禮不得廣宣非所以安宗廟重社稷宣德澤尊至親也今母后之屬久廢不錄散在遐遠不得日望清光誠非慈愛承上之意況離亂日久人肆異謀威令不行叛逆僭號至或訛言憸行驚懼宿衛此誠可慮儻追召一二姻戚任以散官使奉朝請防未然之事察群下之端爲陛下肘腋之親豈不恩禮兩全聖孝俱至哉伏望斷自聖心幸甚

進故事論藩侯外戚　劉克莊

宋理宗時劉克莊進故事

乾德四年上宴紫雲樓謂趙普等曰下愚之民不分

蔽麥若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紹興二十五年御批孟忠厚宮觀奉朝請魏良臣奏忠厚戚里中最賢上曰朕深不欲以外戚任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但可加以爵祿奉祠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削平僭僞六合一家乃漢祖思猛士守四方之日而乾德宴顧以藩侯不能撫養思民爲憂識者爲本朝國祚靈長民心固結皆紫雲樓數語有以基之陛下視邦選侯尤不輕畀偏州小壘亦必朝辭豈不欲得良二千石與之共理乎朝家調守不過兩塗一曰才望二曰資格如其當得

孰不謂宜哉二者之俱無忽一朝而濫竽游談聚議寧免紛紛曰某戚畹家也曰某貴介子也纔齒仕版即登鵷序甫踰弱冠已佩虎符至有大馮代者昔人以四十專城為榮今不待四十矣雖重侯累將之家固多英少然牧人御衆之任必屬老成臣嘗為郎銓部見年三十人不許注三萬貫場務郡寄重於場務多矣奈何以千里之赤子付之四姓之小侯乎士大夫除在朝清望官外必三考字邑兩任佐州歲月推移蒼顏白髮乃敢請麾幸而得之率三數人共守一闕遥指瓜熟姬侯河滿凡江浙近裏稍可屈指之郡

昔以待近臣之均佚名流之補外庶僚之賢勞者今多以處左戚勳閥世冑爭趨便安寒門素族甘就遐遠風憲紀綱之地間有論執除擢臨遺之際中難幹回臣謂乾德四年之詔萬世人主擇藩侯之法也紹興二十五年之詔萬世人主待外戚之法也陛下各書一通置之座右則岳牧之選不及私昵勳戚之恩有所限止矣臣謂陛下天性至仁已予者不可復奪繼是勿予可也已遣者不可復返繼是勿遣可也許大臣爭執有司論駁可也昔者聚蹶番楀並列膴仕而周衰許史丁傅稍有聲聞而漢微獨本朝戚畹權

下損挹異於前代祖宗但賦以祿而不任以事乃所以深愛之也豈必使之與寒士爭進哉惟陛下垂聽

論張堯佐優異之恩　王舉正

宋仁宗皇祐中御史中丞王舉正上

臣伏覩張堯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竊以堯佐素乏材能徒以夤緣後宮僥倖驟進國家計府需材以辦經費堯佐猥尸其職中外咸謂非據近者臺諫繼有論列陛下雖罷其任使而復加崇寵轉踰於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嗟駭夫爵賞名數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宮踈戚庸常之材過受寵渥

使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堯佐居職物論紛紜固當
引分辭避而晏然恃賴曾無一言自陳叨竊居位日
覬大用及異恩既出復託以假告未祗受其意尚若
不足繼有邀求不虞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漢元帝時
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
王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戚本朝太宗皇帝孫妃之
父止授南班散秩蓋保全後宮戚屬不令事勢僭盛
以取顛覆伏望陛下遠鑒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
聖範追取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熄中外之議伏以
陛下自臨馭以來孜孜勤政無有失德今忽行此事

有損聖明若濫賞必行則朝綱威柄由此隳紊四方駭任人之失二部萌輕國之心臣方叨司憲適覩除命事干國體不敢緘默望聖慈開納速降指揮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罷臣憲司出補遠郡

論連姻臣僚不得除授要任　何郯

宋仁宗皇祐元年殿中侍御史何郯上

臣伏聞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嘗委之典禁兵及任要官近年因李昭亮授管幹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公事郭承祐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室諸院尚未有預領民事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竊

恐遞相扳援漸干國政至公任使雖無親疏然於防微杜漸之道固爲遠慮伏望詔中書門下樞密院籍求列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與掌侍衛及樞要之任仍立爲永制以絶後來非冀之人

論韓忠彦爲尚書左丞其弟尚主未當　傅堯俞

宋哲宗元祐間御史中丞傅堯俞上

臣伏見近除韓忠彦爲尚書左丞繼又以其弟嘉彦尚主物議籍籍以爲未當臣不敏不敢臆度其是非

臣切謂李德裕實唐之名相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
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
大臣私第是等無他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
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當時防禁如此今乃
萃於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況君舉必書而書事
必謹其始陛下自臨御以來勵精政事未有過舉而
首開此塗異日援以爲比其弊將深且書於史冊云
始於陛下使後世指爲譏議顧不惜哉願陛下深思
之陛下用臣輩爲聰明臣苟知而不言負陛下之罪
不容誅矣